

四書集註直解說約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下論卷之十二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

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

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

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直解陽貨名虎是季氏家臣嘗囚季桓子而專國

政者因孔子是魯國人望欲其來見己孔子以

貨是亂臣義不往見陽貨乃饋送孔子以蒸豚

孔子以貨既加禮於己不得不往以拜謝之而

其本心實不欲相見於是趁他不在家的時節

乃亦往拜之蓋雖不廢乎報施之禮而亦終不

虧其不見惡人之義也乃不期與之相遇於塗

序陽貨欲不枉己而見孔子孔子不肯見之貨遂託大夫賜士之禮瞰孔子之亡而歸以蒸豚以致孔子往拜而見也乃孔子亦時其貨之亡也而往拜之報施之相稱也乃不意往拜而反與貨遇諸塗○邢疏陽虎字貨○大全朱子曰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

增纂淺說貨乃迎而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言曰道德治世之寶也苟懷其寶不用而坐視以迷亂其邦可謂之仁乎子曰仁者心存救也使懷寶迷邦不可謂仁也貨又曰時者有為之資也苟平日好從濟世之事而數數失乎事機之會可謂智乎子曰智者明于機使好從事失時不可謂之智也貨又曰日月一逝而不可反矣年歲不為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子曰諾君子未嘗不欲仕吾將出而仕矣貨自為有心之譏夫子若為無心之答其待小人不激不隨之道如此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而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

○纂蒙引子曰凡人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雖不能不因氣質之稟而異然善惡分數大槩亦爭不多蓋相近也其所以有如此之相遠者由後來所習而然耳據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人亦知所以自慎可乎○蓋當時之人皆以為由性如此故夫子云然○注以其初而言初字但對習字言○大全新安鄭氏曰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為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果之橫斜疎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桐梓者終相若也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形為人聲者終相若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陰陽雜揉屬之于人而

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直

解懷寶是比人有道德如懷藏著重寶一般亟

字解做數字陽貨遇見孔子迎而謂之說來我

與你說話凡人有道德則當據其所蘊以濟時

艱如有重寶當售之於人不可私也苟徒懷藏

其寶而坐視國之迷亂不為拯救可以謂之仁

乎孔子說仁者心存於救世懷寶迷邦不可謂

之仁也陽貨又問人之好有為者則當乘時而

出以設施於當世苟徒好從事而每每坐失事

機之會可以謂之智乎孔子說智者熟察乎事

機好從事而亟失時不可謂之智也陽貨又說

日月如流一往不返人之年歲日增而不為我

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孔子應之說及時行

道實士君子之本心吾將出而仕矣陽貨所言

皆譏諷孔子的意思不知夫子抱拯溺亨屯之

志本未嘗懷寶失時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

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蓋聖人之待

惡人不激不隨如此。

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矣。此人性相近之說也。奈何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說耶？
○麟士按魏莊渠曰：竊考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又或以性與命、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于心，此于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蓋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爾性從生，故借生字為義。此于六書自屬假借。夫子此語正如伊尹習與性成家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皆假借字，但取天生之義者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矣而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矣，而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可見二性字原不同。夫教而誠，反而聖，皆不能無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故曰性相近也，習相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直解

孔子說：天之生人，本同一性。雖氣有清濁，質

有純駁，然本其有生之初而言，同一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其清而純者，固可以為善。其濁而駁者，未必生，成是惡人。彼此相去，未為大差。固相近也。及到形生神發之後，德性以情欲而遷，氣質以漸染而變。習於善的，便為聖為賢；習於惡的，便為愚為不肖。於是善惡相去，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而人品始大相懸矣。夫以人之善惡，繫於習而不繫於性如此，則變化氣質之功，乃人

皆不能無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故曰性相近也，習相

之所當自勉者也。豈可徒諉諸性而已哉。

遠也。此正為言性而發教。人知所修為而發也。故明乎六書會意假借之異而可無疑于夫子孟子言性異同之辨矣。○鄱陽朱氏曰。此章兼氣質言性而為勸戒之詞。

○纂大全朱子曰。人之氣質固相近矣。然就其中惟極美而為上智。與那極惡而為下愚。兩等人一定不易。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為湯武。而非習之所能移。是則其相近中之懸絕者如此。○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語類聖人所言各有地頭。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是不可移了。人之氣質實是有如此者。如何必說到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其所以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此承上章

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直解這是承上章說。人之初生。其性固為相近。然

有一等氣極其清。質極其粹。而為上知者。有一

等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為下愚者。世間惟這兩樣人。美惡一定。非習之所能移。其在上知是

至此下愚者是怎生。這便是氣質之性。孔子說得都渾成。伊川那一段卻只說到七分。不說到底。孟子卻只說得性善。必要去牽合。便成穿鑿矣。○存疑因上章意未完。故復言之。○麟士按不移者。不移于習也。故知意亦不甚重。不移重于慎其可移處。唯上智不移。則凡未能上智者。可危矣。唯下愚不移。則凡不甘下愚者。可勉矣。○集註于上章謂性兼氣質。此章謂人之氣質。不補言性妙。○鄱陽朱氏曰。此章即一定之質。而為儆戒之詞。

天生成的善人。雖與不善人居。不能誘之使為不善也。其在下愚。是天生成不善的人。雖與善人居。亦不能化之使為善也。善惡繫於性。而不繫於習者。惟這兩樣人為然。世間極智之人。固不常有。極愚之人。亦不多見。惟半清半濁。可善可惡者最多。此變化氣習之功。在中人之所不容已也。然堯舜猶謹危微之幾。湯武不廢反身之學。雖聖人不敢以上智自恃。如此桀紂恃其才智。荒淫暴虐。詎諫飾非。卒與下愚同轍。豈不悖哉。故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

度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刀之大為謂其以大道治小邑也。○麟士按集註則當于夫子莞爾而笑讀佳。夫子莞爾而笑是一截。曰割雞焉用牛刀。是一截下文戲之處方明。

纂大全南軒張氏子游曰昔者偃也嘗聞諸夫子曰君子在上誠學道焉則有以養其仁心而愛人小人在下亦學道焉則和順以服事其上而易使即夫子此言觀之武城雖小何可不以禮樂教之也。○麟士按學道不必專指禮樂禮樂亦不必專指絃歌然實相關會意可耳。○存疑註此言君子小人云不是說邑人皆絃歌是小人亦學道也。

易使也。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直解武城是邑名在今山東兗州府地方莞爾是笑。的模樣。偃是子游的名。君子是有位的人。小人是細民。昔孔子順行到武城縣中聽得處處琴瑟歌詠之聲。蓋是時子游為武城宰。方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夫子見當時皆不能用禮樂為治。而子游獨能行之。故驟聞而深喜之。遂莞爾而笑。說言偃所治者小邑何必用此禮樂之大道。譬如殺雞者何必用此屠牛之大刀乎。子游不知夫子之意。乃對說昔者嘗聞夫

子從行者。○朱子曰：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

○序公山弗擾以費畔，以幣聘召夫子。夫子欲往，應之。○大全厚齋馮氏曰：公山氏，弗擾名，一名不狃，字子洩。○麟士按：紹聞編弗擾召孔子在孔子未為中都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墮費時弗擾又畔，則孔子方用于魯。○弗擾初因不得志于季氏而附陽虎，定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弗擾與其謀，陽虎弗克而出奔，弗擾以費畔。

序子路不悅曰：道既不行，無所往也。斯已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也。○麟士按：集註只云無所之往。

子說道之本切於身心，人能學之，則各有所益。如^{學道二句對}在上的君子，治人者也。若使學道而有得，則能養其民胞物與之心，而推以愛人，是君子不可以不學道也。在下的^{小人}，治于人者也。若使學道而有得，則能明乎貴賤尊卑之分，而易於驅使，是^{小人}不可以不學道也。夫子此言，偃常佩服之久矣。今日武城雖小，安敢鄙其民而不教之以禮樂乎。夫子因子^{子簡}游未喻其意，遂呼門人而告之說。二三子聽之，言偃之言誠為當理。我前割雞焉，用牛刀之言，特戲之耳。豈真為小邑不可以大道治之哉。蓋深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

以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

悅。○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而豈

註疏則云無可之則止較全

序子曰夫公山之召我者而豈

徒哉夫音扶○豈徒

徒然也哉必有以用我也嗟乎

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

世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而

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

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奈何末之而遂已也○大全蘇

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所

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

直解公山弗擾是魯大夫季氏之家臣為費邑宰

于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

末之之字解做往字昔魯自文公以來季氏世

取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

執國政公室衰弱君反受制於臣如此者四世

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

矣至季桓子之時有公山弗擾者與陽貨共執

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

桓子遂據費邑以叛因使人聘召孔子孔子嘗

往而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

憤宗國之陵替疾季氏之不臣而思以匡之久

○麟士按豈徒哉決公山為東

矣今幸其家臣內叛釁起私門倘可因其可乘

周決我也自是兩節○若作一

之隙而運吾轉移之術則亦振魯興周之一機

滾說則看公山之召太重矣故

也故因其來召而遂欲往應之乃子路不達孔

云○愚按如有用我即如苟有

子之意艱然不悅說夫子之齊之魯道既不行

用我當脫開泛說周自東遷周

身無所往亦可以止矣何必又往應公山之召

道遂衰為東周夫子自言其大

而徒取失身之辱乎是不知公山弗擾之叛乃

志耳使東魯為周之說無實據

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之欲往非為公山弗擾

亦似未甚妥

事過夫召三句

○

陽貨

五

○纂大全慶源輔氏蒙引子張問仁道于孔子孔子曰仁者心之理是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若能行是五者自一家一國以至天下無適而不然則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體用備是爲仁矣子張請問其五者之目子曰心不慢而恭心不褊而寬心不僞而信心不怠而敏心不刻而惠凡此皆理之所在特患不能行耳能持己以恭則儼然人望而畏之誰敢侮子寬則足以容人而得眾信則我有所憑准人皆倚任他作事敏則勤而有功惠則人感其恩而易使蓋能行之效如此張欲爲仁亦從事於此焉可乎○勉齋黃氏曰五者欲其以事驗之如答顏冉問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也○又蒙引此與答樊遲同都敦他做工夫恭寬信敏惠如五

乃爲魯也故不得已而曉之說今世莫我知無能召我而用之者今公山弗擾特來召我斯其意豈徒然哉殆必有以用我也當此之時如有委我以國授我以政而能用我者我必將修紀綱之廢墜正名分之陵夷舉文武周公之治而整頓於今日使秉禮之宗國復西京之舊俗而魯其爲東周矣乎孔子自表其用世之心以曉子路如此而其撥亂反正之微權轉移化導之妙用則有未易窺者然考之春秋傳公山弗擾與季氏戰兵敗奔魯而孔子亦竟未應其召道之將廢而魯之終于不振也可慨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

美一般。有以見于身言者。有以見于事言者。然皆心之所由存。理之所由得也。不可分貼。○能行二字。直趕到于天下為一句。朱子以行五者截解。易明暢耳。○大註行是五者。心存理得。此通一章解出。答問仁之意。下文又另提曰。于天下言無適而不然也。非心存理得了。又無適不然也。方為仁。○存疑當恭寬信敏惠時。其中各自有道理。此在人體認。不能盡言。○麟士按。于天下三字。人皆說得無氣力。讀此等解。當一出快事。○最要玩註。猶所謂之夷狄。不可棄。句。不可棄便是著力字。○既曰五者。又曰天下。是目若有見而口尚未言之辭。只待子張再問也。

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直解 悔是悔慢。任是倚仗的意思。子張問為仁的

道理。於孔子孔子教之說。仁道雖大。不外於心。

心德之要。凡有五件。若能於此五者。體驗擴充。

於身心之間。推行運用於天下之大。則其心公。

平。其理周徧。天德全而仁在是矣。子張因請問。

其目。孔子說所謂五者。一是恭敬。二是寬容。三。

是信實。四是勤敏。五是惠愛。其名雖異。都是心。

德之所散見。缺一不可以言仁者。然五者亦人。

所同具。有感必通的。誠能恭以持已。則在下的。

人。自然畏憚尊仰。而無敢侮慢矣。寬以容眾。則。

在下的。人。自然心悅誠服。而歸附于我矣。言行。

一于誠信。則人都倚靠著我。而無所疑貳矣。行。

○序佛肸來召孔子。夫子欲往。應之。○集解孔曰：趙簡子邑宰。○麟士按：紹聞編佛肸召孔子。在孔子再適陳反衛之時。○又曰：此孔子失魯司寇以後事。與公山召不同時。序子路曰：昔者由也嘗聞諸夫子曰：凡人之親自于其身所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恐為所免也。今佛肸以中牟畔，是親為不善，子之往也，將如之何？纂麟士子曰：然說得也是。我前日曾有是言也。然獨不曰物之至聖者乎？雖磨而不見其薄，獨不曰物之至白者乎？雖涅而不見其緇，彼自不善耳。于我何免哉？○然有是言，亦是兩節意。兩不曰字從言字生落。○大全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皂泥。

事勤敏快當，則所為無不成就。而動必有功矣。恤人饑寒，憫人勞苦，而恩惠及人，則感吾之恩者，莫不盡心竭力，樂為我用矣。又豈有不足以使人乎？五者之效如此，汝能兼體而力行之，則天德流通，物我無間，而仁之體用皆備矣。可不勉哉。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曰：子之往也，將如之何？佛肸以中牟畔，是親為不善，子之往也，將如之何？纂麟士子曰：然說得也是。我前日曾有是言也。然獨不曰物之至聖者乎？雖磨而不見其薄，獨不曰物之至白者乎？雖涅而不見其緇，彼自不善耳。于我何免哉？○然有是言，亦是兩節意。兩不曰字從言字生落。○大全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皂泥。

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也。反。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免。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

纂大全勉齋黃氏大凡吾人一身關切于世者大矣。豈其匏瓜

身關切于世者大矣。豈其匏瓜

也哉焉能如彼繫而不能動不食而無所知不見之用而有益于人也由見之執哉○朱子曰子路于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于佛肸恐其免已也故夫子告以不能免已之意○存疑磨不磷涅不緇答欲往佛肸之召已明匏瓜之喻是示已當爲世用之意與上文不粘著○麟士按紹聞編夫子未嘗至晉佛肸召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附錄佛肸叛置鼎於庭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惟邑人田卑曰無義而生不如烹遂褰衣就鼎佛肸脫履而生之趙簡攻中牟而取之求而賞之田卑曰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遂南之楚說苑作田基○列女傳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母曰吁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

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

不食焉於虔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昔者子路

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召必皆欲往

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

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直解佛肸是晉大夫趙簡子之家臣時爲中牟宰

磷是薄涅是染早之物緇是黑色匏是大匏味苦而不可食者時晉室微弱政在六卿趙簡子

與范中行相攻其家臣有佛肸者因據中牟以畔一日佛肸使人來召孔子孔子卽欲應其召

而往見之蓋亦欲應公山弗擾之意也子路不達而阻之說昔者我聞夫子有言凡人有悖理

亂常親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惟恐其免已故也今佛肸據中牟以畔正是親爲不善的

之罪也。子少而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趙襄子曰。善。夫寡人之罪也。遂釋之。

人。君子當遠避之。不暇。而夫子乃欲往應其召。是辱身而黨惡也。何自背於昔日之言乎。孔子曉之說。汝謂身爲不善。君子不入。此言誠然。我誠有此言也。然人固有可免者。有不可免者。譬之于物。凡可磨而薄者。必其堅之未至者也。獨不曰天下有至堅厚者。雖磨之。安能使之損而爲薄乎。凡可染而黑者。必其白之未至者也。獨不曰天下有至潔白者。雖染之。安能使之變而爲黑乎。夫物有一定之質。尙不可變。我之志向堅白自處。固已審矣。彼雖不善。焉能免我乎哉。且君子之學。貴適於用。我豈若瓠瓜者哉。嗚然徒爾懸繫。而不見食於人。則亦棄物而已。何益於世哉。然則佛肸之召我。固當有變通之微權。而君子不入之說。有不可以槩論者矣。按孔子前于公山之召。則以東周自期。此於佛肸之召。則以堅白自信。蓋聖人道大德宏。故能化物而不爲物所化。若使堅白不足。而自試於磨涅。則己且不免于辱。何以能轉移於一世乎。君子處

世審己而動可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

同○蔽。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

告。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

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

○序子曰。由也。女聞六言之美而有六蔽矣乎。由起而對曰。未聞也。○大全輔慶源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蔽其正理。○蒙引六言。即一言可終身行之。一言六言六蔽。謂一言一蔽。序子復命之居。吾語女以六言之蔽。

序好仁。惟學以明其理。不好學。則有不當仁而仁者矣。其蔽也愚。或愛人而失已也。好智。惟學以明其理。不好學。則為索隱之智。而有窮其所不當窮者矣。其蔽也蕩。蕩。用心於虛無之地。而無所底止也。好信。惟好學以明其理。不好學。則必信必果。不顧義理。只要我信。而于人之利害。有不恤者矣。其蔽也賊。害於物。好直。惟學以明其理。不好學。則無

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含弘寬綏之意其蔽也計以為直而絞矣好勇惟學以明其理不好學則不知道義徒恃其血氣之強其蔽也橫行作亂矣好剛惟學以明其理不好學則凌世傲物軼佚不羈要行便行妄說便說不管著前後其蔽也狂妄強率而已矣由其知之○大全朱子曰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麟士按害於物物即當作人○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之學學以知言

直解有所遮掩叫做蔽蕩是放蕩賊謂傷害於物絞是急迫的意思昔子路負直諒剛勇之資而少學問陶鎔之力故孔子呼其名而問之說人之偏於所向者有一件好處便有一樣遮蔽總之有六言而六蔽隨之汝曾聞之否乎子路時方侍坐遂起而對說由未之聞也孔子說汝復坐我當一一告汝蓋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人必好學窮理而後所行為無弊不然則雖才質之美制行之高亦將有所遮蔽而無以成其德矣如仁主於愛本美德也而所以用其愛者有理存焉若但知愛人之為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愛所蔽將至于可陷可罔而人已俱喪矣豈不流而為愚乎智主于知亦美德矣而所以通其智者有理存焉若但知多智之為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智所蔽將至於窮高極遠而無所歸著矣豈不流而為蕩乎有言必信亦美德也而所以成其信者有理存焉若但知信實之為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信